

# 青少年文艺

QINGSHAONIANWENYI

◆记录

## 漫步秋天

洞口县文昌中学2102班 周婧荣

“白露三秋尽,清霜十月初。”吹不尽的秋风,将时光捎向深秋更深处。

清晨,打开窗户,便与秋风撞了个满怀,丝丝寒意让人不由地打了个寒颤,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枯草的气息。小路旁,棵棵银杏树笔直地挺立着,它们的叶子绿里透黄,呈现出一种优雅的渐变色。秋风一刮,片片银杏叶乘风起舞,似一只只蝴蝶,在空中翻滚,缓缓飘落。“沙沙,沙沙……”这是落叶的足音。最终,落叶会被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,没有香气的它不会留下踪迹,令人顿生怜惜之情,感叹时光飞逝。

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都喜欢“伤春悲秋”。刘禹锡却与众不同,在他的笔下,秋天充满着诗情画意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写得真是洒脱豪迈!但是,写这首诗时的刘禹锡官运不顺,正值壮年的他一腔热血无处施展,反被贬职至偏远之地。换做别人,一定十分沮丧。可他面对困境毫不退缩,仍对生活充满热情。有人不解,为何呢?因为他有理想。理想就像海上的风,鼓起船帆,吹响了希望的号角。

秋菊竞相开放,散发着一股深沉的味道。河水仍旧不知疲倦地向前奔跑。穿过果园,只见鸟儿肆意穿梭在枝丫间,哼唱婉转的曲子。颗颗饱满诱人的果实挂在树梢,等待着采摘。

一位老婆婆扛着沉重的扁担,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挂着笑。一年的辛勤劳动,终于取得了收获。当初烈日炎炎下缓缓流淌的汗水历历在目,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。风儿送来一阵甜香,是果实的清香,更是心中的喜悦!

(指导老师:向辉 刘永中)

## 爬楼梯

洞口县花古中学八年级191班 曾冰蕊

四处静悄悄的,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。我小跑着来到大门口,大门沉默着。敲响门铃,大门唱起歌来欢迎我的光临。可后面那句话让我沉默了:“电梯坏了,请爬楼梯!”我垂着头,沮丧地走了进去。唉,要爬十层楼,我命怎么这么苦啊!

我快快不乐地来到楼梯口,但当我望着一级级矮矮的台阶时,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,觉得随便跑跑跳跳就能爬上一层。我飞快地奔向楼梯,时不时唱一两首小曲,兴奋地跑过一级又一级台阶。原来爬楼梯这么简单,相信我很快就会爬到十楼的。

爬到五楼时,我就打消了刚刚那个想法。我的腿开始发酸,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我也开始喘气,手摸着扶手,有些吃力地抬起脚,向下一个台阶迈去。我望向那幽长的台阶,感觉它就像一条巨蛇,正在盯着我的眼睛看呢!我被盯得有些害怕,心里在默默地打鼓:要不我还是回去吧,等电梯修好了我再来。同时心里又有个声音在说:不行,都爬了一半了,再坚持一会,如果太累了就歇会儿吧。

我又吃力地摸着小腿,弯着腰,像个驼背老爷爷,颤抖着向前迈去。爬到八楼时,我累得腿都软了,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,不停地喘着粗气。我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我瞄了一眼窗外,落日的余辉洒向大楼,给大楼穿上了一件新衣。这束光也洒向了我的心里,顿时涌动着无尽的力量:嗯,只剩两层了,我一定可以爬到的,加油!于是我鼓足力气,大步向上迈去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终于爬到了十楼!虽然我早已大汗淋漓,头发就像洗了一样,但我还是高兴地手舞足蹈,在心里美滋滋地唱起了歌。

(指导老师:曾鑫 唐碧桃)

## 致吾师

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向敬敏

在步入这个学校之前,我都不知道有多厌恶语文。试卷将它的温柔一点点磨尽,我们被庞大的文字压得喘不过气,血淋淋的成绩像伤疤一样躺在那里。

“教,是为了不教。”课堂上你气定神闲地说着,虽是无意之语,却让无意间听到的人记了好久,这平淡的话激起了一个迷茫女孩的千顷波澜。渐渐地,在你的熏陶下,我开始重视语文。我艳羡你举手投足间流露的悠然,像是课本里走出来的五柳先生,散发着诗书的氤氲之气。为的不是分数和荣誉,或是你的赞赏,为的是真正的热爱。而更让我惊喜的是,始于语文,我开始对其他科目顺眼了。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。曾经化学成绩烂成饺子馅的我,试着遗忘过去种种打击,拿着书慢慢去学,推敲琢磨。原来以前他们说的是对的,任何科目都建立在语文之上,相辅相成。

心有一隅独安,那是文学的天地。是你在这筑起了篱笆小院,静谧幽幽,空灵清澈。你的一言一行倾注于此。那些被遗忘在尘埃的快乐,待彷徨忧愁过后,浮上心头。那些书,原来没了“必考”滤镜后,那么和蔼可亲。

而在校园,每次上课前你都喜欢端坐在走廊垂首看些什么。这是我见你最多的样子,也是从这小事看出你的特别。夏炎冬寒,你都会在那凭栏临风。听到同学们的招呼声会抬头仔仔细细地回好,继而又沉沦在那一方天地中。尽管我们没说过很多话,你可能还不记得我。但细数那些注定要匆匆告别的人,你教会我的,是明心见性。

最后,真挚地祝愿您快乐,望日日能舒颜欢喜,做个人间快活客。

(指导老师:杨玉如)



蝶恋花

杨运焰 摄

◆诗园

## 我愿变成一颗流星

邵东城区六中 李诚宇

我愿变成一颗流星  
在夜幕降临时  
悄悄划过天际  
我要将夜空中沉睡的星星唤醒  
或者跌入它们的梦里  
无声无息

我愿变成一颗流星  
在人类所居住的屋顶  
在蝉所鸣叫的树梢  
飞速画出一条完美的弧线  
为夜空点缀

我愿变成一颗流星

在夜空中燃烧自己的生命  
释发光明  
让这宁静的夜不再宁静  
我要在这属于我的舞台上  
独自美丽

我愿变成一颗流星  
人们对我许愿  
对我充满了向往  
偶尔还能听见一阵欣喜的尖叫  
我在天空中格外耀眼  
载着人们美好的心愿缓缓坠落  
转瞬即逝……

思?这是一直以来的未解之谜,直到今天我偶尔听同事说起党费,才突然明白,那应该是要我转交的最后一笔党费!”年轻人红了眼眶。一时间,老刘不知道说些什么,只是泪水,又糊了一脸,手里这沓党费,早已被泪水和汗水浸湿。

老刘指着院落里几棵桂花树:“当年你父亲亲手种下的树苗,现在长这么大了!”

他们一起走到树下。风起,一朵散发暗香的桂花轻盈飘落。

——后记——

今年7月1日,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,爸爸神情凝重,跟我讲起我从未见过的爷爷,讲起这个80元党费的故事。说完,我与爸爸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窗外,一轮火红的夕阳,将一抹余晖洒在我们身上。瞬间,我忽然感到:3个不同时代的人,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,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无声传递。

◆感悟

## 谁不说俺家乡好

邵阳县九公桥镇初级中学1902班 刘怡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2周年。我想送上最诚挚的祝福,我想站在村前的高岗上大声歌唱,我想沿着村东头的那条小溪尽情奔跑……72年的风风雨雨,铸就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与自豪。你看,炎黄子孙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。咱们的农村也跟着变了新模样。

常听爷爷奶奶讲旧社会的苦日子,吃不饱、穿不暖是常态,每人每餐都定了口粮,青壮年劳动力一餐也只有三两左右的饭量供应。那时要想填饱肚子是最奢侈的生活愿望,还谈什么荤素搭配,吃得是否营养环保。一年下来,可能猪油都没吃几两呢。可如今,农民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。手机、彩电、冰箱……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成为了家里的标配,还有好多人家盖了挺洋气的别墅。

以前,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。一下雨,小路便成了“烂泥路”。山上杂草丛生,无人问津。门前堆满垃圾,家禽家畜的粪便到处都是,苍蝇蚊子满天飞。可现在,国家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无论你走到那个村庄,迎面吹来的是清新的空气,眼前所见的是青山绿水。我们村门前那条“水泥路”变成了用钢筋水泥硬化而成的水泥路了。现在村子里有好多人家买了小汽车。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们欢笑声,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,还有头顶上小鸟掠过时的啾啾声,汇成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。

你听,还有更热闹的呢,村里的大妈大婶们已在广场上舞动起来了。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……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,望不尽的稻浪闪金光,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……”随着音乐的节拍,她们舞得那样欢快、陶醉、幸福。

(指导老师:谢春艳)

◆回望

## 多出了80元党费

邵阳市二中562班 郑筑蓉

“糟了,咋多出了80元?”办公桌前,老刘攥紧了那沓党费,清点了一遍又一遍,汗珠子从脑门上沁出。

在单位,老刘是个认真的人,交给他的事都会不折不扣办好。收党费这项工作,老刘已经负责多年,他很热爱这项工作,为此感到自豪,因为这是同事和领导对他信任的体现,是党交给他的责任。因此,他对待这项工作格外认真,该收的从不少收,不该收的绝不乱收。可今天他清点党费时,竟然发现多出了80元!

老刘猛一拍脑门:“老刘呀老刘,这么多年的好口碑,可别毁在这80元上啊!”

不敢再多耽搁一刻,老刘逐个打电话询问,到底是哪位同事被多收了钱。

门推开了,一位年轻人匆匆走了进来,浓眉大眼、黑黑壮壮。这张脸,老刘似乎在哪里见过,却又说不分明。

“刘伯伯,我听人说您很着

急,特来告诉您一声,这80元党费,是我替父亲交的。”不等老刘开口,年轻人便先说话了。

老刘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,但他从不收没名没姓的钱,于是问道:“你父亲?你能把他的名字登记在本子上吗?”

年轻人犹豫了一下,似乎想要说些什么,但还是提起了笔,一笔一划格外认真。只是那写字的手,似乎带着些颤抖。

老刘觉得奇怪,耐心等他写完,然后戴上老花镜,接过登记本。那方正的名字映入眼帘,老刘怔了一下,再看了看年轻人,他取下老花镜,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

这个名字,他曾经无数次在

优秀党员干部栏里看到过,在每一年先进工作者栏里看到过,甚至在捐款人名单的前几位看到过,但忘了有多少年,没有再见过这个名字了。面前这张似曾相似的脸,登记本上熟悉的白纸黑字,将老刘的记忆拉回了多年前。

当时,年轻人的父亲是单位出了名的“红管家”,他为人公正,有双巧手,为同事们修桌椅板凳、修电灯电线,每次都随喊随到。但在1991年,他骑着自行车上班,被一辆超速行驶的中巴车撞倒了,瞬间昏了过去。等还在读书的儿子闻讯赶来,他已经无法说话了,只是双手颤抖着从兜里掏出80元钱,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“父亲给的80元钱是什么意